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七　　宋　衛湜　撰

經解第二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解經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横渠張氏曰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入然所得

少直舉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

延平周氏曰此一篇蓋有先後之序夫入國知教而其所以為教者出乎六經六經雖可以為教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行之必資乎天子為天子者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防於非僻之情既內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外又有以防於非僻之情則能知能仁能信能義有是四者而正國必以禮為主禮既隆矣則天下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至於徙善遠罪而不自

知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於其終也必思其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厲猶合也春秋多

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失謂不能

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習戰爭

之事近亂

孔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人君以六經之道

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

則知其教也顔色温潤情性和柔依違諷諫不指切

事情故云温柔敦厚詩教也書録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也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為本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比近也六經之教若不節之則詩主敦厚失在於愚書知久遠失在於誣樂

主廣博和易失在於奢易主絜靜嚴正失在於賊害禮主文物恭儉莊敬失在於煩苛春秋習戰爭之事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世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

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言觀其君之為人也詩有諷有刺不謟不傷是直而能溫柔而能立也有頌有美止乎禮義無過美也無虛頌也是敦厚也推此為政以化其民則不愚愚謂不知其上之美惡而無以美刺之也二帝三王政治始末詔誥精微足以曉諭天下俾知所適則人人反情以復性棄塞以就通是疏通知遠而不誣也先王作樂所以悅民之心使之安行於禮義也故禮行然後樂舉義著然後人安所以

風俗移於禮義而不知其所自也其化之廣如天之覆其德之溥如地之載推其所自來莫非出於和易善良之心焉用此化民則樂於行禮豈有奢僭而踰矩者哉夫易極深而研幾盡性以至命其德之絜靜也如空虛之不可汙其化之精微也如陰陽之不可究則民不敢自欺於幽隱矣又可詐妄以自賊哉卑已以尊人恭也厚人而薄已儉也著誠而去偽莊也正心以修身敬也以此教民則莫不自防其偽豈有

頒謬之尚哉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為經矣春秋之法貴書其實以誅暴亂以此教民則人知執其誠信動遵禮法孰敢紊亂於王綱而悖謬乎五品也凡此六者以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為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餘風遺烈也若夫禮樂政刑以範其民於五品而致之中和乃出自天子而行之諸侯四海同風非有國異其教而家殊其俗也文武之道既墜於地諸侯之賢者習乎六經以治其國

其不賢者雖知用經而不免其失故其君與民不愚則誣不肴則賊不煩則亂此列國所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春秋作於仲尼也

嚴陵方氏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然或不免於失者由其有淺深之異爾若

夫得之深則不至有失矣

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為教之不同也蓋天生烝民莫不有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為教者六經而已六經者道德性命之理藏於其中而其體不同辭者事之華事者辭之實故屬辭比事則春秋之體敝於温柔敦厚而不知通之以權所以為愚敝於疏

通知遠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為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為奢蔽於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也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也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所失陷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所失也而其所以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詩性情也故曰溫柔敦厚書政事也故曰疏通知遠以此洗心是謂絜靜春秋夫子之文章

也事有不可勝言上下比義從可知而尤已在於此

先儒曰春秋無傳而著甚幽而明雖游夏之徒不能

措一詞是之謂屬詞比事故曰五石六鷁之詞不設

則王道不亢矣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

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

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不仁何其

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儉近煩

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施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逺樂能和同天下之際其教也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

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修身之事而為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長樂陳氏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

講義曰周衰為諸侯者不能以經術教其國人故人不知經而國之所以不治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者謂諸侯受命入其國而為君其教人之道不難知也凡為人欲知詩之教則温柔敦厚是已以詩之作或美或刺其言皆温潤優柔而不迫而其意畢歸於忠厚故也書之教則疏通知遠是已以書之所載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故也樂之教則廣博易良是已以雅頌之聲聽之則志意廣使人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而生故也易之教則絜靜精微者是已
以易之書使人知吉凶悔吝而置其身於無過之地
以造夫窮理盡性之妙故也禮之教恭儉莊敬者是
已以禮之所貴不在乎他在乎繁文末節之間而一
本於誠故也春秋之教則屬辭比事者是已以春秋
所書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使人知所
勸戒故也人不學詩則無所興㢊猶面牆然故愚不
學書則妄意古人無所稽考故誣不學樂則姦聲亂

色慆堙心耳故奢不學易則日用之閒動必有吝是自賊矣不學禮則倫理不明事為無序斯煩紊矣至於春秋之不學則又往往陷於惡而不自知烏得而不亂乎使為人而知六經之道不可不學而無是六者之失未有不深於經者矣深於經而不為賢人君子者未之有也為君者誠能以是而教人則國有不足為者矣後世守一郡者尚能以其一二變巴夷而為鄒魯則周之諸侯獨不可以此言施之國乎三綱

五常之不舉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由經術之不講耳失謂不學也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寛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自耗蠧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

庶所得盡覿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贊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所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延平周氏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

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為餘事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山陰陸氏曰周官曰教國子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蓋兼之矣疏通知遠知也温柔敦厚仁也絜靜精微聖也屬辭比事義也恭儉莊敬中也廣博易良和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也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

為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此鑾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經引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

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内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嚴陵方氏曰鸞和已見玉藻解三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謂之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為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

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合故言並微者顯之對小者大之對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朝廷則向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則向晦而息之時也向明之時所以成物故道仁聖禮義之序向晦而息所以成已故聽雅頌之聲如上所云則居處有禮矣進退有度矣百官化之而得其用舍之宜萬事從之而得其先後之序也故又引鳲鳩之詩以證之單出為聲雜比為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

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焉故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焉故曰度見曲禮解石林葉氏曰兼萬物而同之利萬物而和之所謂致廣大而極高也四海之内一微塵一毫末皆明照而不遺所謂盡精微而極明也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禮凡仁聖雅頌皆是也行步有聲升車有音則曰進退有度凡環佩鑾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子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爲徒也自其在朝廷而至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爲徒也

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爲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者燕息無爲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

度自與天地參稚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山陰陸氏曰謂之環佩上玉也故以環該之傳曰衛南子佩環璆然引鳲鳩詩言雖有六經之教如上所

謂又當有君如此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誨義曰天地有大德以生養萬物天子有大德以兼

利萬物則足以配之矣兼利者無所不利也夫心本

無量固自有天地之德性本無蔽固自有日月之明

然不有以制於外而養其中則邪德以入而私意且

萌矣向之本無量者遂有所拘係本無蔽者遂至於

昏蒙其能兼利萬物而明照四海乎故自道仁聖禮

義以下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人君所用非一人

所行非一事然其要不出乎吾之一心中既有所養以之觀人則邪正自判因而任之百官何往而不得其宜以之處事則利害自明舉而措之萬事何往而不得其序然則君養源於上而百官為之任事於下所謂利萬物而照四海者蓋在於此矣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孔氏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

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

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

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天地之内有

惡事害人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

信和仁也

嚴陵方氏曰發則能散故於號曰發出則無反故於

令曰出信則可必矣故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義則有制矣故除去天地之害夫衣食者民之所欲也先王井其田以使之足食畝其桑以使之足衣衣食雖得其所欲矣豈求而後予之哉此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也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之類是矣既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霸王之意主乎治民而已苟非四者以用之於外安能成其意乎夫相濟然後能相愛故先和而後仁可必而後有

制故先信而後義左氏以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暴為霸王之器蓋親有禮所以為仁因重固所以為和閒攜貳所以為信覆昏暴所以為義名雖不同義則一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和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知為之於此而不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則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

心未嘗義也乃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至於和信亦若是而已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之道以示所欲為及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懽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

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爲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有以興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義與信和與仁得其變者則霸之器也

得其正者則王之器也發號出令而民悅則上下相親上下相親則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則天地之害所以除去

山陰陸氏曰上下相親謂之仁而已仁不盡此其餘同義去其所不宜信與其所當得

天台陳氏曰按鬻子書曰發號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其

四字雖略異同亦不害義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

旨意宏矣　騤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

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

或作成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

以義方

孔氏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若稱衡詳

審縣錘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規

所以正圜矩所以正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圜必得故

皆云不可欺君子能詳審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

罔也敬讓之道也爲下文而起從篇首至此皆是孔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引春秋傳見左氏隱三年

長樂劉氏曰隆禮者尊崇之以爲民表也由禮者踐迪之以爲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歟

嚴陵方氏曰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絲言衡而不言權則以縣見之故也繩之所彈墨之所畫故曰陳

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偽故不可誣以姦詐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不慢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其道不過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尚嚴故曰敬朝廷尚爵故言貴賤有位室家尚親故言父子親兄弟和鄉里尚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之辭

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故每以處言之安上治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言君民以名言也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居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偪下則為民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所以喻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

於方圜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圜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欲一而窮之者在乎禮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別其能廋乎哉隆之者在於心由之者在於迹隆者本之也由者用之也

山陰陸氏曰衡不言權權義之事也繩墨言陳有卷

而藏之故也以君子審禮變欺言誣可欺不可誣也

不隆禮言不隆禮不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尚爵禮於

此位貴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義也鄉里尚齒禮於

此序長幼

石林葉氏曰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圜

輕重不能無欺姦者詖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

而君子用之亦不可不審故其譬則權衡誠縣繩墨

誠陳規矩誠設也隆言其推而高由言其遵而行方

言其有所向

廬陵胡氏曰權衡輕重之至繩墨曲直之至規矩方圜之至禮為中正之至故曰誠誠猶至也誠則不可欺矣方常也下云有位有序是有常也易恒卦君子立不易方

延平周氏曰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廟則不能入朝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室家不能處室家則不能處鄉里此其輕重之序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

孔氏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據男女父母鄭註據男女之身壻昏時而迎婦則姻而隨之也由從也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坊謂堤坊止約水從來之處則豫坊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産業也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則必有亂患

嚴陵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

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為物小有浸潤之行大有淪胥之敗故以比亂揚子曰川有坊見禮教之至非謂是歟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

父者盡於此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

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偶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為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

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

石林葉氏曰五者坊民之具雖更百世非為舊也要其文質不同則帝王有不相沿襲者亦以趨時也

講義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人日用常行非有新奇特異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則人以為舊而去之者多矣然亂患不生有舊禮而人

不以爲功去之而亂患生然後知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人不以爲功壞之而水爲患然後知坊之不可無故曰禮之教化也微

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爲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

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鄭氏曰若謂不至不荅之屬

孔氏曰此明禮諸事不可廢廢則禍亂興也鄭註不至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是也不荅謂夫不荅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已不見荅於先君是也鄉飲酒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鬬之獄繁多

矣喪祭之禮所以敎曷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此經覆說前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合言聘覲者以其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

嚴陵方氏曰淫則為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鬬則互相攻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

婦失道而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則甘苦固所以言夫婦之道也前則以朝覲聘問為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一皆反之者以明其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明先朝覲使明自上始言廢先昏姻使廢自下始朝覲聘問前離而為二今合而為一者二者相為廢興也

延平周氏曰言禮之行而有以明於天下則始乎君

臣而及乎在内者言禮之廢而無以明之則始乎夫
婦而及乎在外者此行法所以始乎貴者而治天下
所以本於家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
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
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
民者為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
在於袵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

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内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鄭氏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氏曰引易繫辭文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氂之至小後廣大錯繆以致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為之昏禮則足以别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為之鄉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為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石林葉氏曰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徼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從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山陰陸氏曰所謂刑者侀也其於教化嚴矣引易令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詞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

謂繆以千里其幾蓋如此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八

宋 衛湜 撰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通論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鄭氏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答也以此之為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曰自此至為禮也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而此曰何其尊蓋其文

雖卑其義則尊故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非謂是歟禮運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
之所由生禮爲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
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
之也於此言神則知下之所言者皆人而已君臣有
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
位言之男女也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内之治也故以
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

以文言之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有位而信則有等內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

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別之也

講義曰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日無禮則災害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於禮乎

慶源輔氏曰自貶以尊君微顯闡幽之義且以重哀

公之疑而興起其敬天地之神與夫人倫之大者皆資於禮君子之所以尊敬於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鄭氏曰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

事之期節有成事者謂上之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

續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言語也算數也即就也醜

類也幾附纒之也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語以喪

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

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曰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

教百姓會猶期也期節謂教百姓不廢天地君臣男

女三事之期節也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

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民既從順然後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既示服數後設喪奠豖腊之禮除服之後又教為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祀之末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谿者居原也節醜其衣服節正也醜類也正民衣服使得其類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鏤謂

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謂不副貳有膳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潤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嚴陵方氏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不廢其會故能勸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為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存則禮之道或幾乎絶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

雕治金曰鏤雕鏤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則言治器之飾也有曰喪紀有曰喪算何也以目言之則曰紀以數言之則曰算檀弓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此非數乎備其鼎俎言備其祭器也設其豕腊言設其祭物也脩其宗廟言脩其祭所也物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

也即安其居者即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為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即安其居而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為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馬氏曰君子之禮在已者有以致其尊敬而在人者不可以無其教不廢其會節以成其教也庶人遠於

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其會不廢其節而已不廢會節則治定以其治定然後制禮有成事而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所以制禮也嗣所以嗣其微妙之意也制禮於治定之後則安順其道而不逆於命而後可以用之也故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送死事之大也故以喪算爲先祭又次之治定制禮而至於喪祭之重皆有以盡之則可以重色以衣之重味以食之役天下之勞以處其佚役天下之賤而處其貴猶將

即安其居以至食不貳味蓋上有以致恭乎宗廟而下以與民同利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子非不尚文亦非不尚質文也質也順乎天命而已所謂有成事者猶曰有成功也所謂其順之者致天下之大順者也方其有成功則必尚文以繼之此萃之時所以用大牲吉而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從周方其致天下之大順則必尚質以救之此既濟之時所以禴祭而孔子亦曰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故於有成事則曰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而於其順之則曰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也趣時之迹雖不同要之順乎天命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戚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所用有等皆不廢其會節者亦從其所能而已矣教不廢其會節則無遺事然不以文章形於外則事有時而不成故文章以雕鏤桷車器

而言也黼黻以嗣者指衣服而言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巳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爲主喪算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旌旗也無所不盡至於奉巳則以恭儉爲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串不鏤器不貳味以興民同利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黻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講義曰孟子以禮爲節文仁義不廢其會節是有其節矣嗣以雕鏤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以禮之節文

教民而民順從之則生人之道亦備矣於是教之以事死事生之道然而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救死不贍何暇治禮又貴乎上不奪民而與之同利與民同利莫先於節儉節儉即安其居無游觀之樂也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無淫靡之侈嗜慾之繁也夫民之貧以上下之多欲也故貧夫禮之廢以人之難行也故廢為君者至於與民同利以相與周旋於禮豈非三代盛時之風乎故曰昔

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會節言禮之大分也於禮之大分不廢有成事焉然後治理其文飾使之忻然而安行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以序宗族使之由乎禮而勉強其所不及然後能損上以益下先民而後己皆獲其利也即安其居猶艮之言止其所也安於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不然何所不至哉

山陰陸氏曰宗族即安一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醜猶惡也禹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若此者居節也若夫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即上修其宗廟等事不得以居節目之

公曰令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令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令之用民者由後

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不用其道

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教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故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山陰陸氏曰金玉莫之能守令見以為實其不見道遠矣淫德不倦莊子所謂駢拇枝指近之矣故曰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固民是盡者較而盡之固也詩曰自我人究究午之言逆陰進故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為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延平周氏曰昔之用民者由前禮也今之用民者由後非禮也

講義曰逆衆人之心以伐有道之人如左傳所謂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者也求得當欲如齊宣王將以求吾之所大欲也充府庫闢土地茍未稱所欲則求之而不止矣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

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君為正言君當務於政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順矣一節明哀公問政并問為政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侍坐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愀然作色者心斂而見於色也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為大論語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言皆出於此

山陰陸氏曰言徒問而百姓陰受其賜矣家語德作惠其義一魯自昭公娶同姓謂之吳孟子無政久矣故孔子於哀公言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公問人道之大故以為百姓之德人道

之大固莫大於夫婦父子君臣矣夫子不直言而先之以政者對哀公言之先辭謂辭說政者事之正也事得其正則百姓從斯為政矣此所以不遽言三者之倫而先之以政也

延平周氏曰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為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庶物猶衆事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為親言相敬則親

孔氏曰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為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為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已也興敬為親言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為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

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

嚴陵方氏曰無似者言其德之蔑如而無所象似也高宗之言弗類克虞之言不肖皆其意也夫政在養人故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人無節則是墨氏之兼愛而已又安能無亂乎節所以治之也故曰禮為大禮以敬為至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也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已親其人乃

所以使人之親己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無以合二姓之好豈非親守故曰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踈弗敬則無以相别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雖本於閨門之内夫婦之間及夫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所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衮冕諸侯以玄冕大夫冕而不旒

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戸是矣

山陰陸氏曰所以致愛人禮爲大言君子篤於人而約之以禮敬之至矣大昏爲大敬苟不至則所謂大昏不大也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者言大昏之禮至矣則至大昏時冕而親迎可也請期用大昕親迎用大昏舍敬是遺親不敬則褻將以親之也乃所以疏之也

馬氏曰夫婦父子内治也君臣外治也大昏既爲敬

之至冕而親迎所以行其敬也其行敬之際則親親
之意可寓於其中則是敬之存親斯存之矣敬之亡
親斯亡之矣故曰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
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内也君臣外也開所以
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
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為
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
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興敬則夫婦别父

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長樂劉氏曰古之君子興敬於大昏者為其祖先之重付也舍敬是遺其親之所付又得以為孝乎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鄭氏曰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

孔氏曰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

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謂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槩髙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玄駮之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引此記為證然詩文王親迎之時猶為西伯鄭駮未定以荅哀公所問故舉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若異義所駮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

延平周氏曰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於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為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者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者禮之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終也故自天子達於庶人特其喪葬有遲速之別耳則所謂親迎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於

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别耳何以知之詩曰文王親迎于渭之陽所謂渭之陽者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又曰韓侯親迎於蹶之里所謂蹶之里者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俟於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為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然而齊致女於讙魯受女於讙則亦書之者讙魯地也蓋亦罪其所迎之地非遠近之别也此所以知其親迎必達於天子者也

嚴陵方氏曰夫氏以其子而求人之女婦氏以其女而從人之子然後昏姻之道成故曰合二姓之好昏姻之禮前世作之而有所傳後世述之而有所繼故曰繼先聖之後以其有所作故以聖言之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主者為祭主也以其承先祖共祭祀故也其序先天地而後宗廟者神人之序也先宗廟而後社稷者内外之序也

馬氏曰天子無親迎之禮諸侯有之此言繼先聖之

後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蓋因魯言之也

新安朱氏曰天地蓋通天子之言

慶源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

孔子之言所以興起其敬重之意哀公於此而有覺焉則冕而親迎非自外求也自有所不能不然耳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

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已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以下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

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孔氏曰宗廟之禮謂君祼獻后夫人亞獻之屬天地

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註引禮器是也直言之禮

註引倚義是也案皇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為固陋上

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

言哉

嚴陵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

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老子曰天地相

合以降甘露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為過矣已重與已戀已感言已同意天地之明神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宗廟之禮必夫婦親之者非特以備内外之官亦以全陰陽之道而有所配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禮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皆配天地神

明之意也上言宗廟之禮則知所謂直言者朝廷之禮也下言直言之禮則知所謂宗廟者祭祀之禮也言之直也則上無慢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矣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然而婦人不與於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葢夫聽外治后聽内職家齊而後國治也則直言之禮非自内以治之乎且二南之詩始言正夫婦終言朝廷既治者亦以是而已治至於此則有安富尊榮之道故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也凡此皆禮所以施於為政之效也故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山陰陸氏曰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若不固安得聞此言也意至而不能問雖遂言之可也物以不振為恥國以不興為恥

馬氏曰遂者讀如大夫無遂事之遂遂之為言專也夫君子之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語之也物恥恥之小也國恥恥之大也昔弛而令起

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為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

之為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險陂私謁之言也然於內也治其禮則足以配天地之神明於外也治其禮則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有所屈而能振之國有所屈而能

興之若是之迹其禮豈中才者之所可爲然有大𡚁之心則不亦可乎

廬陵胡氏曰易於咸恒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君辱也

金華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微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

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慶源輔氏曰哀公言此如齊宣王聞孟子之說而自謂於我心戚戚焉之意孔子原其始要其終而極言之直言猶正辭之意夫婦之道得則言之所出直矣若昭公之吳孟子謂之直可乎言不直納侮之道也昭公之恥不以直故也本者本始之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鄭氏曰愾猶至也大王居邠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

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孔氏曰上經孔子荅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妻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謂愛己身則以及百姓之身子與妃皆然前汎言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

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己身及己之妻子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鄭註大王居豳為狄所伐毛詩傳文毛詩所引皆孟子文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

長樂劉氏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興其國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

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大姒而繼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靡有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

以敬其子也敬其妻所以為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

為著代之道此皆敬之之道也為主於內者妻也故

曰親之主親之於子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

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敢

不敬也故曰傷其本枝從而亡若道而不徑舟而不

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皆敬身之道也

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與廟中

者覔內之象同義蓋能敬其身則見其能敬百姓之

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故繼之以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也自其與之齊言之則曰妻自其為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君能行此則能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愾乎天下言天下之應若吾一身之中心之所動氣之所止也此則同天下於一體之效也昔大王不以其所養者害人是亦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大王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

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百姓之象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至于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馬氏曰為政之道未嘗不自内始所以治内者必敬其妻子敬其妻子者非篤於慈而厚於衽席之愛而敬之莫不有道以身對妻子則敬身為大身者父母

之遺體故為親之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敬其身則傷之者至矣愾乎天下蓋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也

山陰陸氏曰曲禮曰毋不敬然有所謂大敬身是也所謂百姓者豈遠乎哉三者其象也愾乎天下言天下嗟嘆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是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傚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

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内無怨女外無曠夫葢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孔氏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

以敬身之理

嚴陵方氏曰辭者言之成文則者動之成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為辭以為則言動固可以不慎乎過言而民以為辭過動而民以為則則雖諄諄然命之又烏能無侮慢者哉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

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石林葉氏曰動者非所謂行而見於容止進退之間要在精思而已故曰慮善而動

慶源輔氏曰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慎言謹行以敬其身而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

曰成己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言人將害之也不能

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物

猶事也

孔氏曰孔子答哀公成親之意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己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己之修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不能愛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身既不能樂天謂天濫罰罪惡無所不為是不能成身夫子又答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安其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不過乎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内成而無虧矣

馬氏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

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

不過乎物者設之皆當言動者物之大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之也能安土則下達者也樂天則上達者也求其所以樂天者必先成身明乎善而不過乎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官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誠無物所謂物者凡吾

身所具有者也其言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

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後為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已之名耶又將成其親之名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吾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身者其

能過此乎

金華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在格物蓋性分之内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内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慶源輔氏曰名即實也有子如此則實為君子矣周

公告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身以及身故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愛人者身之推也樂天成身之至也

横渠張氏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於成身亦無先後之次造道大原闕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

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所謂有其身者非有我之謂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而已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為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廹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夫樂天之理也故唯樂天者而後身之成為可必

新安朱氏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

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

臨川王氏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修身至於樂修之至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氏曰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

孔氏曰孔子又答貴天道之事天運行不息如日月相從而不已不閉其久言天生萬物不使閉塞其能久無為而成言春生夏長不見天之所為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天之生物成就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

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歟無為而物成以其自知自力自消自息故也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蓋造物之道則神而莫測造物之功則明而可見故也

石林葉氏曰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人道則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用也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道既聞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為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為而物成者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

講義曰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使天或已則生物之功息矣然不已之妙非哀公之所能識故以明而易見者喻之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知日月之不已則知天之不已矣天固有常久而不已之道使閉其所以久者則亦不能常久矣故曰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且萬物生而成皆出於天求之於物則自生自成耳天何為哉唯其無為此物所以未嘗不生未嘗不成如其有為

則雖天亦勞且倦矣又安得保其不已乎故又曰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萬物之未成不已之道無自而可見及物之已成則不已之功因物而自明故又曰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天之道如此而君子貴之豈徒貴之哉亦貴乎如天而已

馬氏曰不已所以進德不閉所以通變然後可以無為而成至於已成而明所以見其效此亦終始之序也

横渠張氏曰天道之於萬物固無為而成然每一物雖纖毫之末莫不盡有精微之理聖人之於天道雖體德無二事亦非事事經思慮一一能貫穿直如聞一知十聞百知千烏有一不關心而亟能博識之哉能體之斯能道之矣其不可道存乎忘言之妙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蹵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

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鄭氏曰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罪何為謙辭孔子善哀公及此言

孔氏曰哀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孔子答以所行不已之事蠢然愚蔽無所了解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據其汎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

嚴陵方氏曰惷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有物必有則矣天人之際父子之間豈能離是則哉故仁人孝子皆曰不過乎物也仁能盡人道孝能盡

子道

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遍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山陰陸氏曰仁人不過乎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遠乎哉不過乎物而已孝子不過乎物詩

曰孝思維則是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者此言成身所以事親事天

孟子曰得乎親有道不誠乎身不得乎親矣

吴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惟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無愛則無父孝者之過至於勇者割股怯

者廬墓皆過也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為孝仁者孝之達指其成身則為仁親者有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

廬陵胡氏曰夫子之志是吾之心也事親如事天所

謂事親孝故事天明事天如事親能饗帝則能饗親也罪謂有閒而不能勤行前云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言納諫為德此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言聽為福

虞氏曰所以愛人者仁也所以愛親者孝也仁孝之道有生皆足有形皆具出於自然其理圓成不可增損其可過乎物而為仁孝哉詩曰有物有則夫有物斯有則則不離乎物之内所謂則者豈非仁孝之道

乎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夫所謂因心而友者豈非所謂不過乎物乎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物之與民民之與親有厚有薄此吾分內自然之仁也所謂仁人者亦因此而為仁而不敢過焉仁如墨子至於愛無差等過乎物矣不責其所難不強其所無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此吾分內自然之孝也所謂孝子亦因此而為孝而不敢過焉孝如伋壽至於爭相為死過乎物

矣

建安真氏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

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又曰慶雲甘露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八